

吳孟超傳

王宏甲 刘标玖 著

著

荣获 2005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胡锦涛主席为他颁奖

2010 年 7 月 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告 第 1786 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

2011 年 8 月 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 科技部 卫生部 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号召向他学习

2012 年 2 月 当选中央电视台 2011 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至今 他已做了 14 万多例肝脏手术 成功率达到 98.5% 90 高龄仍在主刀手术



華文傳記
BIOGRAPHIES

吳孟超傳

王宏甲 刘标玖 著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孟超传 / 王宏甲, 刘标玖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075-3597-6

I . ①吴… II . ①王… ②刘… III .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6699号

吴孟超传

著 者：王宏甲 刘标玖

责任编辑：吴素莲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投稿信箱：wusulian567@yahoo.com.cn

电 话：010-58336239 010-58336267 010-5833625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正文22 彩插0.5

字 数：315千字

印 数：32000

版 次：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3597-6

定 价：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009年10月1日，吴孟超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

No. 10848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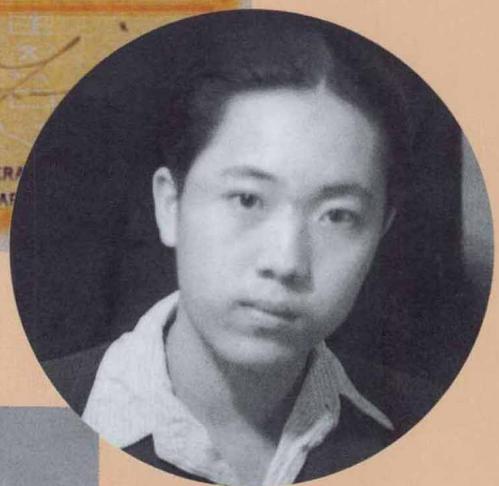


姓名：吳孟超
年歲：廿七歲
籍貫：福建南清
職業：學生
相貌：量一五九公分

新華



回国时的护照



青年吴孟超



吴孟超与吴佩煜

吴孟超、张晓华、胡宏楷制作肝脏标本



1959年，为表彰吴孟超在医疗、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总后勤部给他荣记一等功。

光明日报

GUANGMING DAILY

2006年1月10日 星期二

今日12版

光明网网址:<http://www.gmw.cn>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26 第20450号 〔代号: 1-36〕

国务院关于200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授予叶笃正院士 吴孟超院士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授予“非晶态合金催化剂和磁稳定性床反应工艺的创新与集成”项目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孙铁翔、史忠勇) 200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1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努力推进自主创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会议并宣读奖励决定。胡锦涛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胡锦涛强调,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胡锦涛强调,要紧紧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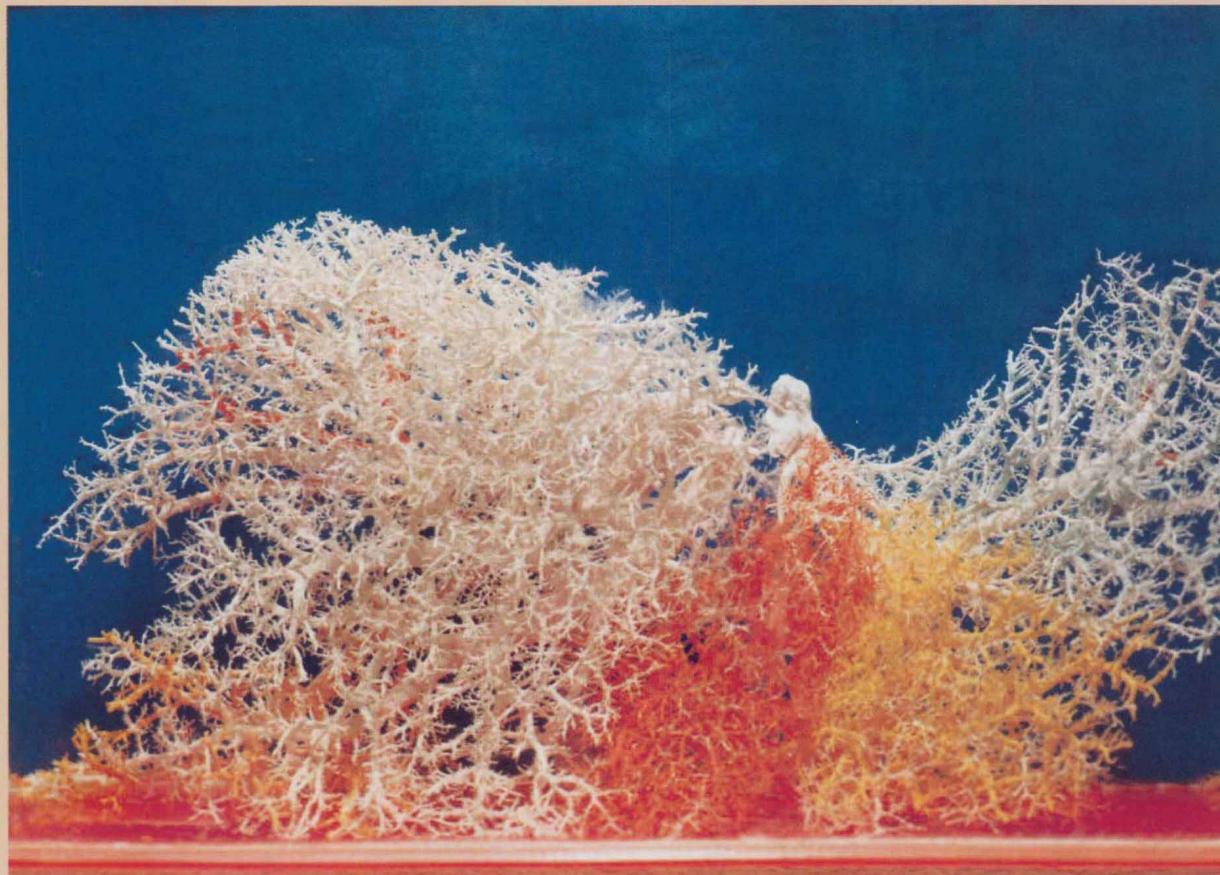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京隆重开幕

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并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

吴邦国主持 温家宝宣读奖励决定
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出席



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



肝脏标本（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肝脏内的血管结构）

无影灯下的密切合作。图正中戴眼镜者为吴孟超，右为陈汉。



为中国人的健康而作

序言 ■ PREFACE

为中国人的健康而作

王宏甲

一 /

为什么要写这部人物传记，是为吴孟超而写吗？

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全球的肝癌患者，却有一半以上是中国人，此外全国还有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是肝癌发病的易感人群，每年有近40万新发肝癌病例。肝癌主要侵犯有色人种，白人极少患肝癌。于是西方有人把肝癌称为中国的“国病”。虽然有人很反感这个说法，但这个病，中国人自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征服它。

癌症长期以来被称为“不治之症”，肝癌更被称为“癌中之王”，常听说，查出来，三个月到半年生命就结束了。肝癌究竟是不治之症还是可治之症？

1978年，上海长征医院院长赵志民患肝癌，本院从上海各大医院请来名家会诊，多认为“发现太晚了”，建议“保守治疗”。赵夫人不甘心，请求找吴孟超看看。因吴孟超在京开会，没参加会诊。吴孟超返沪，认为可以手术，为他切除了大肝癌。到2011年，赵志民术后已生存33年，仍健在。

1966年，工人蒋声和患晚期肝癌，并有结节性肝硬化，吴孟超为他切除了长有巨块型肝癌的右半肝叶，拿出来的肿瘤共5个，大的直径20多公分，小的4个也有鸡蛋大。蒋声和术后33年肝癌复发，吴孟超再次为他手术，到2011年蒋声和又生存了12年，他前后两次患癌两次手术后已生存了45年仍健在。2011年我见到他时，只见他红光满面，精神饱满，根本看不

出他患过肝癌，也看不出他已有82岁。

如此写下以上有关细节，是想说明他们患的肝癌都不轻，都到了晚期。如此描述，主要也不是想说吴孟超的手术有多高超，而是旨在探讨肝癌究竟是可治还是不可治。

吴孟超一生已做了14000多例肝脏手术，其中肝癌切除手术9300多例，成功率达98.5%，有近30%的患者已生存10年以上。以此看，肝癌是可治还是不可治？

关于癌，如今民间还有个说法：三分之一是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三分之一是病死的。吴孟超则说：“得了肝癌很快死亡的患者中，一半的原因是吓死的，另一半的原因是治死的。”我曾问，“按您这么说，除了吓死和治死的，没别的原因？”吴老说他说的是“得了肝癌很快死亡的患者”。他说查出肝癌的患者，大部分人各种体征都还好，也就是常听说的某人“身体好好的，突然得了肝癌”。这时实施手术治疗，是有效果的。人的生命虽然脆弱，但还没有不堪一击那么脆弱，不至于患了肝癌很快就死了。吴老说：“患了肝癌首先是不要被吓死了，其次是要有信心地积极治疗。但积极治疗，不是过度治疗。”

过度治疗会把还好的身体摧毁，这是个值得警惕的情况。当今治癌技术无疑有很大进步，有多种治疗方法，也有多种药物。但进步了的医疗技术未必与疗效成正比，由于“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驱使，加上患者因恐惧而期望做更彻底的治疗，便很容易造成过度治疗把身体摧垮。这并非危言耸听。正是由于不规范治疗的存在，2011年9月，卫生部印发《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1年版）》，用以规范我国肝癌临床诊疗行为。所以即使很有钱的人和可充分利用公费医疗者，对此均不可能全然不知。

其实，我国对癌症的治疗在上世纪70年代已有显著进展。我看到一份统计数据，以子宫颈癌为例，它曾是女性恶性肿瘤中患病率最高危害最大的，上海市从1958年起在纺织女工中普查普治（所谓普治包括积极治疗宫颈炎，可使患癌发生率明显降低），15年共发现宫颈癌患者475人，15年后仍健在444人。据此算，15年生存率93.4%。这是1974年的统计数据，此后很多人继续生活着。宫颈癌早已非不治之症，这是明显的。

也有大量病例可以证明，并不是得了肝癌就一定会很快死去，很多人术后都在继续工作继续生活。即使晚期肝癌患者、肝癌复发患者，如赵志民、蒋声和术后已生存了三四十年仍然好好活着。可是，却多有人不信，

认为“是癌治不好，治好不是癌”。我由此感觉，几十年来报刊影视种种舆论称癌为“不治之症”，促使“谈癌色变”，在人们精神上的深重影响，不亚于癌症本身对患者生命的破坏，也对所有构成了潜在的心理威胁。

我们无法让患癌后不幸很快逝去的生命回来，但可以防止有生命仍在这样的悲剧中恐惧而死。其实，乙肝疫苗早已问世，去注射疫苗防止乙肝，别不在意。我们还需要知道，患者个人并非无所作为，蒋声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手术后一般每天坚持晚上8点钟上床睡觉，早晨5点钟起床去市场买菜，几十年基本如此。我曾问，改革开放后，你家有电视机了，你也晚上8点钟就上床睡觉吗？他说习惯了，到时就想睡觉。他一日三餐坚持定时定量，除禁烟、酒、辣外，其他各种食品均无禁忌。有句话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或“三分治，七分养”，这话在蒋声和身上体现得很充分。所以，要真正征服我国的肝癌之患，远不止是医生的事，需要世人共同努力。

二 /

为什么要写这部人物传记，是为吴孟超而写吗？

他生于1922年的福建省闽清县白樟乡后垄村，因家里太穷，他严重营养不良以致3岁还不会走路。他的父亲在他3岁那年就“下南洋”谋出路去了。他长大后身高只有1.62米，学医后申请当外科医生曾被拒绝，就因为个子矮。

我由此想，吴孟超生在贫穷的农村，先天严重不足，竟能做出如此成就，对今天所有成长中的孩子，尤其是穷乡僻壤的孩子，都有很大的鼓舞！因而，比他的杰出成就更值得追溯的大约是：这个先天不足的穷孩子，怎样成为当代医学界的一位巨人！

他生在农历七月初九。中国商周时期就把农历七月定为秋季的第一个月，称之为孟秋。吴孟超小时候的名就叫孟秋。孟秋上初中后，给自己改名为孟超。这是我所看到的——从他内心发出的第一个渴望自强的信号。

此后的吴孟超，一生都在努力地试图超越自己，超越环境对他的束缚，包括父母的爱与期望交织在一起的“父母意志”对他的束缚。17岁，他就经历了人生的一次重要超越。

他5岁随母亲去投奔在马来西亚做工的父亲。8岁就跟父亲去橡胶园

割胶。割胶需凌晨1点起床，割到天亮回家吃饭，饭后再去收胶。否则热带骄阳一出，胶就不往外流了。他9岁时，父母感到要让这个长得矮小的孩子去读书，将来才好找个省力气的活，有饭吃，于是送他到当地华侨办的学校去读书。这是个半工半读的学校。所谓“半工”，是半天干自家的活。他仍然每日凌晨1点起床随父亲去割胶，如此直到他17岁初中毕业。这约十年的少年割胶岁月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这非常重要。

人生要成就一项事业，须有吃得起苦的承受力、沉得下去的潜力和坚持得下去的毅力。九个年轮，赤脚走在橡胶林里的经历对吴孟超的品格以及促使他一生发奋读书学习，都有无穷动力。他初中毕业，父亲希望这个很会读书的儿子去英国继续读书，这是指望他将来长了学问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可是，儿子却在这时坚持要回中国。

这是1939年，中国正在日寇的铁蹄下遭受蹂躏。吴孟超17岁，为什么要离别父母弟妹回国？这是个值得追思的问题。

他在马来西亚上的华侨学校叫“光华学校”，取的是光耀中华的意思。校名是孙中山先生题写的，孙中山还写了一副对联：“求知求义最重实践，做事做人全凭真诚。”知识不仅有助于一个人谋生，知识里是有一个日益增长的很大世界的。祖国正被侵略，学校里的课程也变了，华侨教师给学生们讲祖国、讲正义、讲国内的英勇抗战，讲得热泪盈眶。青年是有热血的，青年吴孟超是初中的班长，他的心中不再只有一个家，更有祖国，一个宽广辽阔的很大的祖国！

他的热血和情感在经受着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抉择。谁没有亲情，家不重要吗？从他很小的时候，全家就充满了对他的关爱和期待，期待他能站起来，能走路……祖母的皱纹里永远有笑容，有无声的鼓励；他在母亲的臂弯里长到3岁，母亲的手臂总是那么温暖；舅舅的脊背像山一样……终于，他会走了，会割胶了，会读书了，读得出类拔萃，成了全家的期望之柱！现在，孟良、孟康、珠英、珠仙四个弟妹都拿眼睛看着哥哥……母亲啜泣地哭着，哭泣中有无限内容，他这个长子能这样独自走掉吗？可是，可是，父母送他上学，他在学校里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已然经历了多么大的一个超越，从关心自己的家到关心祖国。他已经无法服从父母的愿望，无法只为一个家去英国读书，他坚持要回国……回国能干什么，去打仗，还是去读书？国内还有平静的课堂吗？他自己也不清楚，只想要回国。

审视1939年以前的吴孟超，我再次看到，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该多么重要。请让我再说一遍：虽然他生在贫穷的农家，祖辈传承的父母之爱，是怎样滋养了这个先天不足的孩子。越是落后，越要爱护他。从一个人成长的角度看，那样的吃得起苦，那样的热爱学习，那样的能团结同学，那样的胸有祖国……我们似乎可以说，他17岁以前的经历，几乎已经决定了他将来会成长为一个怎样的人。

还有必要说明，1940年1月，吴孟超是与六位同学一起回国的，可见那个年代怀有一腔报国热血的青年是不少的。

三 /

为什么要写这部人物传记，是为吴孟超而写吗？

虽然，吴孟超成为吴孟超，必有他个人的因素，但现在还无法放下大环境来寻索他的个人因素。“九州遍洒黎元血”，国内大环境是这样猛烈地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华北确实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均南迁，众师生徒步数千里汇集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千秋耻，终当雪。中心业，须人杰……”西南联大的校歌就是这样唱的。

日军的飞机军舰是科技所支撑的，已在中国读书人的头脑里留下鲜血印记。灾难深重的祖国在强烈呼唤着中国读书人学科技，南中国汇聚着中国教育最杰出的教授群体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读书人，吴孟超与同学们回国到达昆明，一入境就接触到一个为救国而拼命教与学的环境，这是前所未有的为拯救祖国而汇聚到一起拼命教书读书的惊涛骇浪！

吴孟超成为其中的一滴水。他遇到了另一滴水——来自杭州的同班女生吴佩煜。他们有了战争时期共同的母校：同济大学附中。他们在频繁躲避日机轰炸的日子里萌生了爱情。此时到处可见被日机炸死炸伤的躯体，还有病痛疾苦的人民。吴佩煜的理想是学医，并影响了吴孟超，两人后来一同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1942年，他们都20岁了。同济大学此前已迁驻四川宜宾的李庄。有很多次，他们坐在李庄的长江边，吴佩煜浓郁的黑发靠在吴孟超的肩膀上，他们望着长江边的晚霞，谈着“假如没有战争……”

今日中国就是没有战争的岁月。遥想20岁的吴孟超和吴佩煜，在那日机轰炸下读书的岁月艰难如斯，尤其吴孟超——自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马来西亚也沦陷了，吴孟超与家人失去联系，完全靠打工坚持读书，若论物质条件几乎匮乏到极端的处境了。但是，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有奋斗、有爱情。1942年他们“坐在长江边看晚霞”的情景，至今值得我们羡慕。

四 /

为什么要写这部人物传记，是为吴孟超而写吗？

从前，我们只在戏剧里看到拦轿告状的，没听说过有拦路求医的。现在吴孟超遇到了。为什么要拦路求医？

吴孟超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后，曾一度没有坐镇门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陆续遇到拦路求医者，且多是跑了许多医院，没人收治的。怎么办？日后，吴孟超手术室的护士长程月娥曾这样说：“吴老的门诊病人都是条件最差的。”我问什么意思？她说，一是病很重，二是很穷。再细问，知道这“穷”的含意包括“一看就知道是包不起红包的”。看到有这样的病人求医无门，吴孟超决定重返门诊坐台看病。

他把他的门诊定在“星期二”，因他作为校院领导，周一有必要的“碰头会”安排要务。把门诊安排在星期二，可见已非常重视。他的“星期二门诊”共10个号，挂号必须实名，而且需要患者过去的病历。这么做是为了杜绝号贩子炒号，否则吴孟超的一个号几千元都有人要。有人建议吴孟超的挂号费理当高一些，他不同意，始终与其他专家号一样。吴孟超筹建肝胆医院，得到了多方支持，经费仍有缺口，有人建议，你们医院的肝癌治疗费与其他医院相比低了，放开一点，钱就来了。吴孟超说，医疗费长个一两万，对有钱人不算啥，可对不少老百姓来说，就会有人进不了医院的门，上不了手术台，甚至失去生的希望。

吴孟超还尽量给病人开便宜的药，不做不必要的重复检查。他还要求本院医生都要想方设法为患者减轻负担。如今做手术，可以用器械缝合，但“咔嚓”一声，1000多元就花掉了。吴孟超90岁做手术仍坚持用手工缝合，是不是有点像个纳鞋底的乡村老太太？正是这个形象，联系着一种伟大的传统。